

說是破天荒的第一個。當這個消息傳到國內時，有些不明瞭美國實際情況的人士，還不敢相信他們自己的耳朵，懷疑並非事實，咳，這也難怪他們，因為的確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啊！這就好像當我未出國門之前，由於不諳外國語文有些自卑心理，但在國外並不因此遭人歧視，反而備受洋人的尊敬和禮遇時，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一樣的心理。

自此以後，我的工作開始忙碌起來，在2200 Cheyenne Ave North Los Vegas 購置的房屋由我設計藍圖加工裝修，託人向香港台北購置應用的針灸器具，和艾絨百斤，並購妥大批順天堂的科學中藥乾粒劑，編擬診所內應用的掛號單、病歷表，在美國行醫應行注意事項，以及中西病名對照表等，又請到兩位台灣來的能說中英的護士小姐，先行訓練，擇吉開診。

診所的外面有廣大的停車場，內部的佈置曾經專家的設計，在寬敞的候診室內，擺設着舒適的沙發，配以中國式的桌椅，除有熱帶魚魚缸及大盆花木外，尚有中國仿雕刻的佛像，書有中國字畫的枱燈，襯以中國圖案的壁紙，總之既然診所名稱以 Chinese 開頭當然處處應以中華文物相標榜。

診療室內除必備之醫療儀器，消毒工具病床，衛生用具外，牆壁上高懸中華民國政府發給的中醫師證書，蔣總統的任命令，與內華達州的 T.C.M.D. License 並列，六張病床每床各佔一小房間，每一小間也均懸掛帶有中華文化色彩的畫屏，計：①台北孔廟祭孔②故宮博物院國父坐像③民族舞蹈④平劇⑤國畫⑥舞龍燈。

自報紙刊出第一個針灸診所成立的消息後，每天均有病人打電話要求 Appointment，診所內部也已籌備大致就緒，遂於四月三日開診，第一天病人十一人，以後每日增多，到月底每天已有五、六十人，但是新病人來掛號必須換到一個月後才能輪到治療。

針灸在我國雖有五千多年的歷史，但在美國普遍的被人知道有此種療法，尚屬近一、二年的事，然大多數的病人都對針灸所知甚少，因此我在每週星期三抽出一小時的時間，在診所內開一次 Meeting 任何人都可參加，先由我介紹有關針灸和中國醫藥的常識和特質，然後答覆聽眾的詢問，這種作風極受病家的歡迎，還驚動政府衛生官員，報紙雜誌的記者每次前來採訪並刊登在報紙上。

曾經有一位官員當眾問我“如此好的針灸醫術，何以到如今才傳到美國來？”我答道“大概是因為美國的醫師們太保守的緣故吧！”這本來是他們外國人常用以批評中國人的話，我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幽他們一默，惹得全場聽眾都報以會心的微笑。

五月二日下午三時補行正式開幕典禮，市長 C.R. Bud

親臨剪綵，由 Senator Lee Walker 及衛生局長和我同持綵帶，市長用一把五呎長的大剪刀把綵帶剪斷，致詞畢，接着由我作針灸術表演，T.V 及新聞記者訪問和拍攝影片，5時至9時香檳酒會，中外來賓三百餘人無不讚美診所 nice，和針灸的 Wonderful，一再要求再次表演並與我一同合影，當日下午六時及晚十一時的 T.V 已經播出，翌日各家報紙也都刊出他們視為一大新聞，稱為傳統的中國醫術傳到內華達州來了。

自此以後我每天的工作益形忙碌，拉雜寫出的北美紀遊，至此告一段落，日後聞見當再作續以饜讀者諸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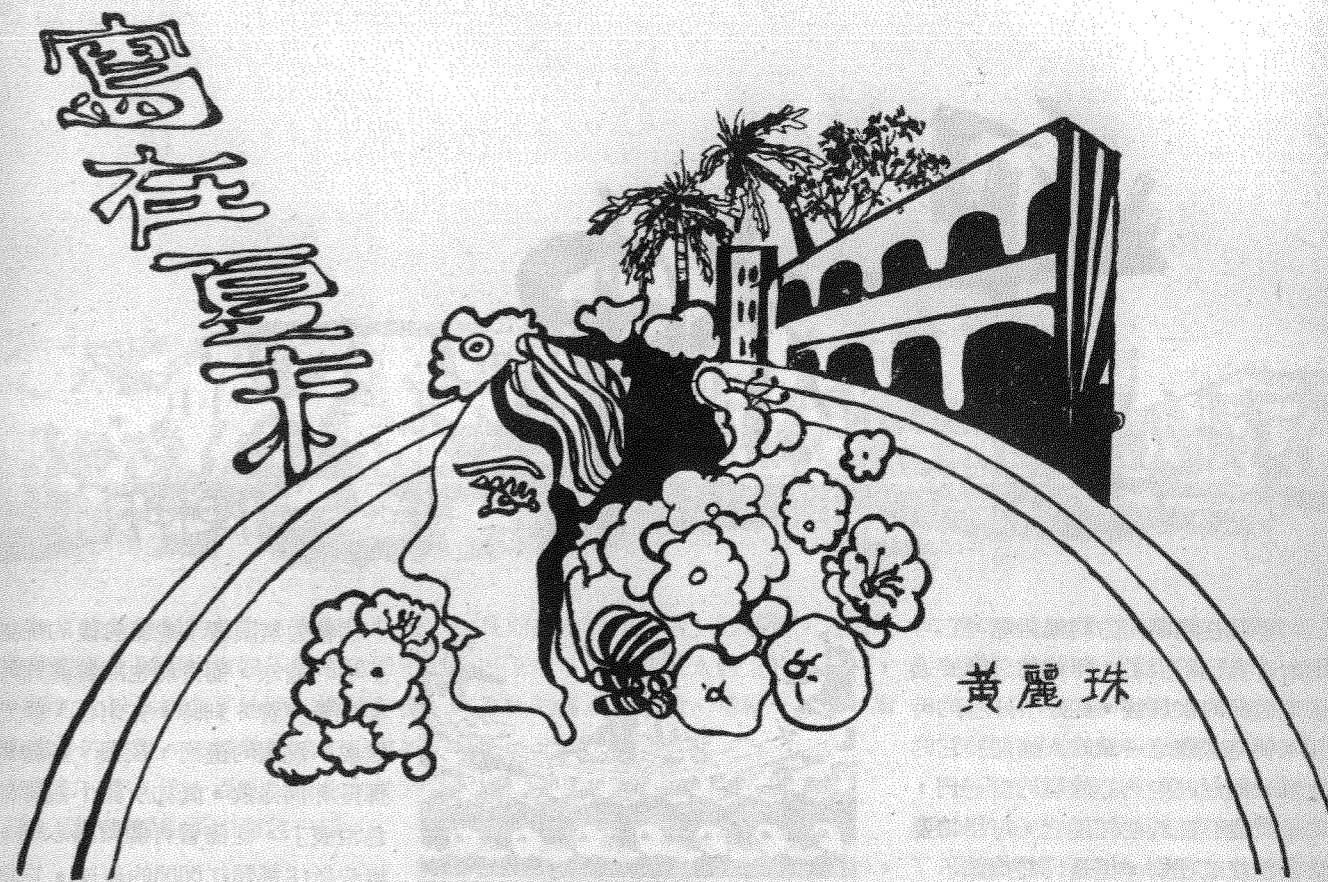
### 附白

Chinese Medical and Acupuncture Center 是一個 INC 的組織，由於我是 director 的緣故，所以在情誼上我把它當作中國醫藥學院的一個海外衛星，照目前每天診治病人的人數看，它需要 4 至 6 位醫師，我主張一定要請中國醫藥學院的校友充任，因為只有中國醫藥學院的學生兼習中西醫學，尤其對針灸學受過正規的教育，但是因為在內華達州已經有了中醫針灸醫師合法執業的法案，對取締無照行醫亦嚴，即使 Assistant acupuncturist 亦必須經過考試及格，故盼望本學院的校友如果不嫌 Las Vegas 是一片沙漠中的賭城，而願來此工作者，盼及早準備參加考試，又聞美國其他各州對承認針灸合法事，亦將陸續開放，據我所想承認合法後亦必受 Nevada state 之後，舉辦針灸醫師考試，有備無患才能無往而不利。

我在此準備工作一年，在此一年內我計劃把診所中的病歷當作資料，加以統計分析和研究，庶能瞭解美國以何種疾病希望用針灸治療者較多，這些疾病是何原因？針灸對這些疾甚的治療效果如何均可獲知一個正確的概念，同時將在診所內附設一所 Institute，繼續我的針灸教育工作，為發揚中華固有醫術而努。又聞美國各大學醫學院及私人組織多對針灸深究研究，我將盡力蒐集他們的研究成果，為了吸收他們的研究成果，不得不努力進修英語文，因此我已向本學院鄭院長及陳董事長請了長假，與本學院的新舊同學道聲暫別，明年再見！

中國醫藥學院針灸科學教授  
黃維三 謹識

(編者按：本文原稿甚長，有關「夏威夷之旅」「路過金山」「學開車記」之章節，本刊因限於篇幅，未能一一予以刊載，敬祈作者讀者諒察。)



也許是流浪，也許是駐足，就那樣的，攜著一身新奇和倦怠，跌跌撞撞地跨入這個門坎。於是那一千多個由風聲、雨點、笑語、淚珠串拾的日子，就匆匆簇擁而來，又簇擁而去了，細細捕捉，緩緩網織，在風中旋轉，飄揚、盪漾……。

依稀記得，剛來的時候，驚訝地發現覆滿青苔的護理大樓竟然也有著如許款款底風，黃昏校門的燈光暈濛濛地撒落一系列底古典，夏末最後的蟬鳴猶綴滿木麻黃底枝極，沈默的宿舍大廈以憾人心弦底姿態凝視著大地，這一切，都叫人如此悸動，如此嚮往，因此我常愛聽聽老教授的課，踩著砌磚的小徑蹣跚在冥想裏，或繞上圖書館側門蒼白的迴旋梯，陶醉在串串悅耳的音符裏，更愛躺在那爬滿紫藤花架下，偷偷睡個懶覺，這果真有份叫人淒迷寥落的感受，彷彿我的確是個過客，為了享受片刻駐足的寧靜罷！

或許不該老擁有那份淒迷，第一個迎新晚會結束後，我的日子不再如此寧靜了，大學生活的曲調像首快節奏的交響曲，使我忙碌，使我奔波，使我喜悅，也使我淒楚，在生命的畫布上，我大筆抹著抹著，那段日子，幾是所能嚐試的，我都嚐了，但

只不過淺嚐二個春季，風鈴依舊在響，陽光依舊透過枝極，我卻拾著滿筐回憶，穿梭於醫院的長廊，有那股才剛認識就要分手的感覺，叫我不得不老是頻頻執手，依依回首啊！

當然啦！那屬於飄灑，跳躍，高亢的日子不再，換得是不屬於憂鬱的輕愁，和純屬生命的喟嘆，同時一再企圖於思想領域中尋求超自我的途徑，無疑地，在醫院內，有著心智更趨成熟的感覺。

漂泊了一整年，重臨校園之際亦是真正跨出的時候，今夜星子滿空，大樓的風依然款款，校門的燈依然暈濛濛，該又是屬於清純恬淡的美感才是，但這一事一物，竟如此熟稔而依稀，何況又早已失落了那份翹夢的閒情逸致了，不過我想青苔總會蒼老的，長髮的女孩總要離去的，而多少話欲語還休！

但我不能放歌，  
悄悄的是別離的笙簫；  
夏蟲也為我沈默，  
沈默是今晚的  
(徐志摩)